

风

旱冬是很烦人的，空旷的天空没有一丝云，更别说雨滴儿雪花儿了，麦苗渴得蔫不唧的。南来北往的大风也来凑热闹，一阵接着一阵地刮个不停，抽打得那千万条杨柳梢狂舞不停，发出如笙如箫的响声。

风是无孔不入的，墙壁有针眼大的窟窿就能透进斗大的风，那风把人们围坐的火堆吹得时红时白，给唠嗑的人不断

新区 梁宪民

引出话题来。起初，大伙伙挤在屋里唇枪舌剑地对风展开批判：“穷风穷风，越刮越穷！”“大风不如小雨。”这时有人话锋一转，议论起风的来源了，这风是咋弄成的？水有源泉，树有根本，那这风的头在哪儿呀？

“据说冬天的风是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那边吹过来的。”这是个有点学识的人侃的。大家不服气，便抬起杠来，“不可能！

怎能走恁远呢，那不早把它累趴下了？”“听说那冷风见了热气就发威了，所以越刮越大。”“是，书上说热空气上升，冷空气来补充就形成了风。”“那你说都是温室效应惹的祸？”

风是不顾及人世间议论它什么的，它不分昼夜、披荆斩棘、义无反顾地走南闯北。它把帆船吹到了人们希冀的彼岸，把人们急需的物品和归心似箭的人们送到了目的地；它把成千上万的风车摇得飞转，让发电机开足马力，把光明和电能送进千家万户；它把冷空气急速地推向南方，与北上的暖湿

气流勇敢地交织在一起，牺牲了自己，形成了降雨云层……不是么，久旱的中原大地，终于下起雪来了，虽说这场雪姗姗来迟，但好在她还是来了，这是多少人的愿望呀，许多人望着这来之不易的雪，眼睛涌出了闪闪的泪花。

老人们说，是春风给我们送来了瑞雪呀！孩子在风里欢笑着、奔跑着、开心地嬉戏，尽享风的恩赐，整个世界仿佛都在欢腾。

有地球以来风就这样自然地刮着。风是大度的，大度得让人惊讶，让人无地自容，让人感

到愧疚。人们走出门户拥抱大自然、拥抱风，人们第一次品尝到激动的泪水是甜的，嗯，真的是甜的呀！

风就是那样，它无怨无悔，从不张扬，不求所得，一路走来都是为了人类，它要吹遍宇宙和大地，要吹到人们需要的角落落落……

婀娜多姿的风来了！她吹过小溪，飞过树林，越过高山，跨过江河，给人间送来了温暖，为大地铺上了绿茵。“春风杨柳万千条，六亿神州尽舜尧。”神奇美丽的大自然哪，有多少人知道是风儿把你装扮？

爱一回
伤一回

鹤壁市公安局 陈娟

一位朋友说，他最欣赏的歌手是吕方，因为吕方每一首歌的歌词都写得内敛而深刻。我也很喜欢吕方，因为他是一个看起来很斯文的男人，满身都是书卷气。

在我的MP3里存着吕方的一首歌：《爱一回伤一回》，我很欣赏这首歌婉转的曲调和带着淡淡哀伤的歌词。我一直觉得好的歌词就是浓缩的文学精华，虽然短小，却一样能直击现实，穿透人心，引起共鸣。

“斟满的回忆一杯接一杯，爱过痛过依旧浓烈，外表的坚强若一旦崩溃，还有谁陪着我流泪”。

有人说，男人其实就是“难”人，受了委屈，遭到挫折，都咬碎了牙往肚里吞。我一直很理解男人喝酒，我甚至能够理解当他们咽下一口烈酒而呛出眼泪的时候，还能笑笑说：“这酒真的很辣。”

但他们从来不当着人流泪，或者那种无声的泪，已经和着酒，流进了心底。

男人总是将自己的情绪掩得很深，所以刘德华有一次还发出“男人哭吧”的呐喊。呐喊归呐喊，男人们还是一如既往地谈笑风生。

“耳边的流言谈论是非非，身边的温柔来来回回，尽管一路上受雨打风吹，我却早已看清这世界”。

能看清这个世界的到底有几人呢？唐伯虎在几百年前就曾经这样说：“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”，因为身在其中，所以谁又能真的超脱物外呢？花花世界，纸醉金迷，觥筹交错，又有几人看得透。一沙一世界，一叶一乾坤，握得越紧，失去得越早，不如早些放手。

有人说：“当我放开手，我握住了整个世界。”大抵爱情里的人都不会看透，所以，紧握不放，直到窒息。

而流言，总是绕在那些本该流传千古的爱情身边，经久不散。以前看过一篇文章，叫作《破碎的美丽》，也许爱情因为有了流言而美丽，但也因为有了流言而不完美。

美丽与完美，要怎样选择？

“这一生轰轰烈烈爱一回，看过真心真意的人一辈子在回味，这一生彻彻底底伤一回，只留下我独自陶醉”。

沉迷在爱情里不可自拔的男人，实在叫人怜惜，就像《天国阶梯》里的车诚俊，永远地一往情深。不论最终能不能等到，只要等下去，或者真有奇迹出现。

而我们，早已失去了等待的耐心。

只有香如故

鹤煤集团八矿 朱其颜

年少时，我特别喜欢陆游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：“驿外断桥边，寂寞开无主。已是黄昏独自愁，更著风和雨。无意苦争春，一任群芳妒。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。”原因有二：一是喜欢文字所描绘的那种绝美的意境；二是年轻气盛，傲气十足，孤芳自赏，正好借词咏志。

弹指一挥间，二十几年过去，风雨雷电都经历了，心中虽仍保留着几分激情，但这激情与青年时的激情有了很大区别。多了几分理智，少了几分冲动，现在即便是众人皆醉我独醒，也不会向众人解释自己没喝酒。而是会装醉，与醉友神侃，这样沟通不是更容易吗？说不定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何必非要傲气十足地说自己很清醒，一点都没醉。这并不表明我世俗了、沉沦了，而是更加智慧了。常言道：“人要有傲骨，但不可有傲气”。回过头来再读这首词，仍觉得很美，只是多了一些豪情，少了一些傲气。喜欢梅花主要原因是梅花看上去娇艳欲滴、弱不禁风，绝没有一点傲气，实质上却有着笑傲冰雪的铮铮铁骨。

人不可有傲气，但却不能没有傲骨。没有傲骨，就会失去做人的原则，就会随波逐流，就会奴颜屈膝。有了傲骨就有了原则和立场，就会赢得尊重；有了傲骨就会折射出迷人的人格来，就会充满吸引力；有了傲骨才能够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。

傲骨是深藏在身体里的，是支撑整个人格的支架。它是人精神世界最基本的东西，失去它也就失去了做人最基本的东西。傲骨是深藏在体内的，一点都不张扬，但也绝不是软骨病患者。要真正做到有傲骨没有傲气，做到只有香如故，还需要几番修炼。

人生就是个修炼的过程，只有像梅花一样，傲立雪中，既不张扬，也不消沉，用自己钢铁般的意志与寒风暴雪抗争，才能散发出诱人的香气，才能让人生光芒四射。



牛年大吉

安纪云作

夙世有缘，三生一笑

新区 张丽

夙世有缘，三生一笑，是韩爱姐见到陈敬济时的感觉。

在《金瓶梅》前面连篇累牍的情欲之后，第九十八回，出现了一个亮点——韩爱姐。张竹坡在第九十八回的回前总评中说：“上文已大段结束。此回以下复蛇足爱姐何？盖作者又为世之不改过者劝也。”张竹坡认

为作者是为劝诫不改过者。我倒觉得爱姐的出现是带给人们一丝希望，看惯了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看惯了人走茶凉，终于遇到一个坚守爱情的人。

他们相遇在三月佳节，春光明媚，景物芬芳的某日。

陈敬济口中不言，心内暗

道：“倒像哪里会过，这般眼熟。”在《红楼梦》中宝玉见到林黛玉时也是这种心理。《红楼梦》中的这段描写历来被认为是经典之笔，岂不知在《金瓶梅》中早已用过。

“闻君贵恙欠安，令妾空怀怅望，坐卧闷悒，恨不能顿生两翼而傍君之左右也。”是韩爱姐对陈敬济的相思之词，敬济死了之后，最伤心的不是春梅，不

是葛翠屏，而是爱姐，最后割发毁目，出家为尼，一心为敬济守节的也是爱姐。

夙世有缘，三生一笑，让人想起三生石上旧精魂，想起那句“原来你也在这里”的感叹，想起“愿使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”的誓词。在惊喜完相逢不易之后，必然要追求接下来的安稳生活，怕只怕三生一笑之后，往往不会再有现世安稳。

群玉山头雨霏霏

浚县 程彦强

细雨飘飞，轻柔挥洒，仿佛来自迢迢遥遥的天庭。抬眼望去，置身于缥缈烟雨中的大伾山此时竟如瑶池仙境中沐浴的神女，若隐若现间尽显她的素雅、轻柔。她这份发挥到极致的美使我不敢窥视，却又愈发心驰神往。

“隔林隐隐递残钟，万里烟萝透几重。”浓翠深处几声稀疏的钟响悠然质朴，细雨轻吻伞面矜持舒缓。漫步在林中曲径，我不由放慢了脚步，用心感受这美妙的天籁之音，它撩拨着我心灵深处最柔美的那根弦。

是谁在雨中、在大伾山逝去的岁月中以一种不变的姿势诠释着爱情的隽永？哦！是这对交颈而望、两情依依的“情人柏”。相传，情人柏系明嘉靖年间一对殉情的新婚夫妇所化。二人不远千里自山东来大伾山朝山进香，孰料，在天齐庙“紧百蹬”下妻子被歹人调戏，丈夫为救妻子不幸惨遭毒手。这位烈性女子头碰石阶以身殉情。他们这段梁祝式的爱情绝唱感动了神灵，惩治恶人后，二人

被神灵点化成柏，立于“紧百蹬”前。相传，自二人被点化之日起，浚地一带连绵阴雨数十天，似二人在为自己的不幸而哭泣……有人题诗曰：“茫茫世界，滚滚红尘，情为何物，志贞如柏”。

走上前去，伸手触摸那苍老的树身，指尖忽然感到一丝肉体的弹性。眼前的雨，莫不是四百年前这对情人的眼泪？

一路拾级而上，行至天齐庙前，轻轻推开天齐庙虚掩的山门，见几缕从正殿飘出的香烟在雨丝中袅袅飞升，给高大的殿宇平添了几分神秘。我站在黄瓦飞檐下，久久凝视着雨水在檐下形成水珠悄然落地的全部过程，仿佛身心置于禅宫净土。

“仙境层层别有天，攀登一望兴悠然”。冥冥中登南天门，过玉皇顶，远观烟雨中若隐若现的太极宫、万仙阁如蓬莱海市，给人一种天宫仙界的幻觉。我索性收起伞，独自沐着迷蒙的雨丝，让那空灵的雨流溢全身，渗进灵魂。

那股郁结在胸中的浊气得以畅快地呼出，举手投足间也感到羽化般轻畅。

立于山顶岩石之上，望远处雨烟空蒙，虽片岩孤峰，皆挟烟云之气，郁郁林木，掩峨峨楼台，静品近处清风沉静，使人心境神远……

“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”。我反复吟咏李太白这两句不朽的佳作，忽然想起脚下山崖有刘县令留下的“群玉山头”的墨宝。群玉山，多么虚幻缥缈、遥不可及，古往今来，有几人登临？它只不过是古人一抒心中的臆想罢了。李太白向往仕途得志，刘县令欲得道成仙，可见人的境遇不同，所求也各异。对于今人来讲，“群玉山头”乃是成功的巅峰。想想自己，辛勤笔耕数年，为圆自己的文学之梦而不懈奋斗，多少还算有所收获。我忽然明白，通往群玉山的路就在脚下，只要付出努力，就一定能够到达！

雨亦霏霏，我亦悱恻，飘然间，竟忘手中雨伞已坠落山谷……

眉山之旅

新区 杨杨

一本苏词
墨香染湿了我
从斜风细雨里
梦入眉山

在宋词的胡同里
我认识了苏子
眉山在苏子肩上
和我千年一相见

呵，好一阵江上清风
呵，好一轮山间明月
车窗口的旅途的我痴醉
眉山，那里寻苏子的童年

白白的民居遥远
黄黄的稻田悠闲
青青的茶山如歌
翠翠的竹林雅致……

我在眉山的梦中
触摸苏子在时空的婵娟
听苏堤边，赤壁岸
词人把酒问天

寻不完的眉山古事
言不尽的景仰留恋
告别时的斜风细雨
是苏子的西湖又一次把我浇灌